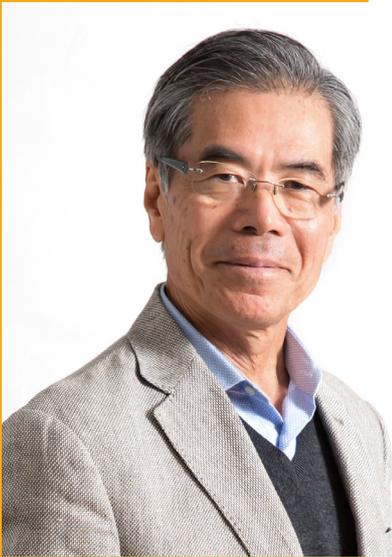


# 北村隆則教授

## 榮譽院士

### 讚辭



北村隆則教授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，與中國有着源遠流長的聯繫，與香港更結下不解之緣。在歷史的洪流中，香港和日本在不同歷程下都曾被描述為「文化加拉帕戈斯群島」，各為一座與世界隔絕的零丁孤島，遠離塵囂盛世，別樹一格。在現今這個超級聯通，合縱連橫的寰宇中，這狀況可能顯得有些奇特，跡近只存活在幻想世界。或許我們對此描述，不應只關注這兩地都曾杜門謝客，與外界不相往來。反之，我們應該更多了解為何這兩座孤島與世界各地脫軌而行。孤島對外域的抗拒，是源自爾虞我詐之心，抑或是鄙夷不屑之態？與外界接觸結緣，相互瞭解及信任，是踏上冰雪奇緣旅程的最佳方式。這不僅是一種信仰，更是可以通過實踐得來的真理。與外界溝通接軌，文化交流，相伴同行，對地方的發展至為重要。我們需要尋找與外界接觸的正確方式，以創造和加強與國際接軌的條件與氛圍。良好的國際關係，有助促進地方發展、營造和諧氣氛，為地方及未來的一代鋪下長治久安之路。為此，我們應該感激那些在這方面曾艱辛經營的人，他們的努力，讓這些願景都能夢想成真。

主席閣下，北村隆則教授就是一位能令我們「夢想成真」的楷模。在過往的歲月中，他通過外交、教育和身教，不斷努力為日本、中國及香港的交流協作，鋪橋搭路，作出巨大的貢獻。北村教授年輕時在日本長崎大學攻讀，獲頒文學士學位。其後加入日本外務省工作，開展了他卓越彪炳、顯赫非凡的職業外交生涯。長崎是日本獨一無二的貿易港口，對外開放凡兩個多世紀（是一個日本熙來攘往的貿易港口，就像香港常被稱為中國的「窗口」）。

在外務省工作期間，北村教授曾在北京花了兩年時間學習漢語，隨後

前往哈佛大學攻讀區域研究碩士學位。接下來他先後在日本外務省總部和海外日本領事館任職，足跡遍佈北京、紐約、香港、馬尼拉等地。他於2004年前來香港出任駐港總領事，任內專注促進香港和日本的雙邊關係。他其中一項功績，是籌劃獎學金基金，以鼓勵日本學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。其後，他遠赴希臘擔任日本大使。2010年，他功成身退，卸下外務省的重任。

結束外交官生涯後，北村教授沒有選擇歸隱祖家，而是退而不休，前來香港延續「造橋接軌」之旅，實乃港人及中大之幸，殊屬可喜可賀。在港期間，他不僅為日本與香港政、商界的聯繫籌謀獻策，也抽空為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服務，參與書院一系列的職務。迄今，他已經在中文大學服務凡13年之久，先後在日本研究學系出任教授及客座教授，期間並於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兼任高級研究學者。北村教授除了在教學和科研上作出貢獻，更在校園各領域耕耘栽植，廣播善行，其中包括為籌建大學比較日本學研究中心勞心勞力，並利用他在日本的人脈網絡，促成了一項年度雙向學術和文化的交流計劃，促進中文大學與日本佐賀大學兩校學生的文化交流。教授在退下外務省的火線之餘，重未選擇恬靜的悠閒退休生活！

日本櫻花樹是植物界的奇葩。這珍貴的花卉品種，

在日本已經歷了幾個世紀的風雨，通過無數培植和篩選的錘煉，可是仍逃不過歲月神偷。19世紀末，日本許多櫻花樹品種已經蕩然無存，或面對瀕臨絕種之厄運。幸好，日本人對櫻花情有獨鐘，對它的愛不離不棄，是櫻花樹得以存活下來的部分原因。其中一種極佳的櫻花品種，名為「拂曉櫻花」，曾經在日本消失，日本人只能在一幅命名為「曉」的油畫中一睹風采。世事莫測，「拂曉櫻花」的品種，如有神助地被發現存活在英國的一座園庭中。此倖存的品種繼而通過西伯利亞鐵路，1932年重回故地，易名為「泰白」。此歷程彰顯了英倫、日本這兩座遙距千里的孤島，仍能隔空相通，攜手共建，澤及環宇，功在桑梓。每年的櫻花節，是日本人朝聖的日子。在中大的校園內也植有20棵日本櫻花樹，讓師生和訪客皆能分享日本櫻花節的喜悅。此恩賜源自北村教授。他不辭勞苦，親赴日本挑選了這些櫻花樹，送贈大學，以祝賀本校日本研究學系成立20周年誌慶。由此可見，「造橋者」往往能用多種形式為他人建造橋樑。

北村隆則教授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官，也是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工作者。他永不言倦，默默耕耘，為他人「修橋鋪路」。教授明德惟馨，功在社稷。他十數年來在中大辛勤服務，讓大學發光發熱，傳承創新，誠屬一眾師生的摯友。本人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院士予北村隆則教授。